

黎元洪傳

# 黎元洪傳 (六)

章君毅

## 空前絕後一次堂會

黎元洪夫婦五十雙慶堂會，係以梨園世家，余叔岩的拜把子兄弟，關外武生楊瑞亭掛頭牌。譚派鬚生孟小茹掛二牌，兩度遠征上海紅遍了半升天的伶王梅蘭芳僅祇掛三牌的「翹文社」作班底。壽辰當夜堂會演出的金剛鑽陣容，以及百年難得一見的劇目約略如次：

- 一、孟小茹、郝壽臣合演「黃金台」。
- 二、李鑫甫、瑞德寶、李連仲、王長林合演「殷家堡代落馬湖」。
- 三、賈洪林、路三寶、李敬山合演的「烏龍院」。

四、王蕙芳、梅蘭芳、謝寶雲、張文斌合演的「樊江關」。起先王梅兩表兄弟競飾劇中主角薛金蓮。因為王蕙芳資格老，又是袁世凱大公子袁克定所最賞識的角色，梅蘭芳唯有忍讓，退而

飾演樊梨花。其實梅蘭芳的「樊江關」一劇，原先就是王蕙芳傳授給他，讓他帶到上海去應付深喜刀馬旦的上海觀眾的。所以梅蘭芳這天晚上的一讓，應該是理所當然。

- 五、第一老旦龔雲甫之「目蓮救母」。
- 六、楊瑞亭、李壽山、傅小山合演的「霸王莊」。關外武生楊瑞亭的腿工馳名一時，在當年乃至往後都是不作第二人想的。
- 七、王瑤卿、金少山合演的金猛關。
- 八、楊小樓、錢金福、范寶亭、遲月亭合演的「飛叉陣」。可謂集當年名武生之大成。

九、譚鑫培、金秀山、黃潤甫（黃胖）、余叔岩、劉春喜、慈瑞全合演的大軸子戲「失街亭」。除了為黎元洪祝壽演這齣戲似乎有點不太相宜，可是論當日堂會陣容之堅強，便在那一夜的演出之後，早作廣陵絕響。

着實聽了一夜的好戲，是為黎元洪身為政治

俘虜後的唯一賞心樂事。然而，「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黎元洪既然被袁世凱軟禁在瀛台，「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他就不得不被袁世凱牽着鼻子走。早在民國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袁世凱便發佈一道命令，一開頭就抬出黎元洪來，說是：

「據兼領湖北都督（下列各省都督、護軍使、民政長全銜名，一共是十九省）等電稱：『民國建設伊始，法制紛繁，立法機關，成績甚少，請諮詢政治會議各員以政治大計』等語。查民國成立，業經兩稔，建設困難，無可諱言。該兼領都督等瀝陳各節，洵為救國起見，應交政治會議各員，迅速討論辦法，詳細具覆，原電抄發，此令！」

當時，輿論譁然，舉國人心惶惶，咸以為這便是袁世凱蓄意改造民國根本大法——民元約法之先聲。果不其然，到了三年元月十日，袁世凱

就悍然下令宣佈停止參眾兩院議員職務，實行解散國會。二月十二日，國人矚目甚殷的名流內閣總辭，國務總理熊希齡改任全國煤油督辦，司法總長梁啟超委以幣制局總裁，農商總長南通狀元張謇，——袁世凱派他的老師為水利局督辦。五月一日，由袁世凱一手製造之袁氏新約法公佈于世，取銷國務院，在新華宮大總統府設立政事堂，將內閣職權一把抓過去，任徐世昌為國務卿，不倫不類的稱之為「相國」。並由陸軍、海軍、參謀三部，以及大總統兼大元帥袁世凱特派的高級軍官，成立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軍政大權，自此全部落入袁世凱的掌握。黎元洪只有徒呼負負的份兒。

### 喊他王爺佛然不悅

三年六月二十日，袁世凱根據袁家新約法，成立參政院，以代行新約法一院制的立法院，未成立之前的職權。他把黎元洪拖了出來當院長，而以進步黨首要之一汪大燮副之。從這個時候起，黎元洪已經有點看清楚了袁世凱要的是什麼把戲？他抱定了方針，不發一言，不畫一策，一切逆來順受，但求明哲保身，以俟異日。就在黎元洪過五十大壽的那一天，三年八月十八日，袁世凱授意參政院，通過修改總統法，規定總統任期為十年，期滿後得當選連任，其繼任人則由現任總統推荐三人，預書於嘉禾金簡，藏諸金匱石室。這金匱石室一共備有三把鑰匙，由袁總統、參政院長、國務卿各執其一，不得擅自開啓，而且傳子傳賢，悉聽其便。這麼一來，黎元洪的中華民國

國副總統，及其繼任總統的資格，便在無形之中取銷了。——黎元洪照舊不置一詞，毫無反應。

從民國三年到民國四年底，是袁世凱及其鷹犬、黨羽，密鑼緊鼓的準備洪憲登基，讓袁世凱成為「萬世一系」洪憲皇帝的時期。黎元洪身在北京，夾在巨大而衝激的漩渦裏，載浮載沉，鶴起鶻落。但他却像個沒事人一般，以泥塑木雕的苦薩姿態，眼不見為淨，對任何事不置可否。國體問題投票，由參政院所決，擁戴袁世凱登基，是黎元洪領銜。但是他却自參政院成立之日起，從不踏進該院一步，乃至袁世凱利用他的名義，他都不願，同時也不可能獲得機會加以否認。黎元洪自知已失自由之身，他對洪憲稱帝，就唯有作消極的抵制和抗議。

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忸怩作態，假惺惺的接受籌安會之勸進，「允就帝位」。他所亟需頭一個「安撫」的對象，正是曾經「備位儲貳」的黎元洪，所以十五日他即首先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其意是否隱指「武昌起義」，不得而知。但是黎元洪獲封以後，他的反應是立刻派人回武昌買房子，以黎夫人回籍養病為詞，請袁世凱放他們一家回去。

袁世凱唯恐黎元洪回湖北後東山再起，他當然不能答應。於是黎元洪就向袁世凱呈請辭職。妙的是他始終不曾表示願否接受「武義親王」的封號，他這一舉倒是有點叫袁世凱莫測高深。他派他的親信，內史長阮忠樞，和顧問舒清阿兩個，到黎元洪那裏去道賀，看看黎元洪的態度究竟如何？

阮、舒二人約好了，一見黎元洪便打千請安，必恭必敬的喊一聲：

「王爺！」

然而，黎元洪的神情反應却是堆滿了一臉的苦笑，老大大不開心的說：

「你們莫要罵人，好不好？」

阮忠樞、舒清阿碰了釘子回新華宮覆命。袁世凱當時就動了橫蠻的說：

「不行，他非接受不可！」

於是，再下一道煌煌嚴令，令文中有「王其祇承，毋許固辭」字樣。黎元洪仍然是伸手接過眼睛一瞄，順手往桌上一拋。

然而黎夫人思想陳舊，覺得中國能出個真命天子也好，加以袁世凱的元配于氏夫人為她所衷心欽敬，她早就對於夫人尊之以后禮。還有一個黎元洪的機要秘書、心腹智囊饒漢祥，袁世凱提拔他當了政治會議議員，又一味的感激涕零，知恩圖報。因此這兩位一裏一外，唱了雙簧，一力掇促黎元洪接受「武義親王」的封號。幸虧黎元洪在緊要關頭還算把持得住，他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的道理，因此他堅決拒絕，並且從此將這個問題，輕輕擱下不再提起。

### 民國五年繼任總統

袁世凱陰謀竊國，終於自食惡果，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首義，護國戰役因之而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下令撤銷承受帝位案，他心勞日拙，大動干戈，一共只做了八十天的皇帝。五年六月六日復因憂憤致卒，臨終前他匆

忽召來前國務卿徐世昌和國務總理段祺瑞，和他表弟張鎮芳。但是等到徐、段相繼入室，袁世凱已陷於彌留狀態，不能言語。所以袁世凱之死並無臨終遺命，中華民國大總統究由何人繼任？大費躊躇，後來終於決定了以副總統黎元洪繼任，袁家二姑爺薛觀瀾事後記載這最重要的一幕，可謂較翔實的史料：

「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氏帝制失敗，病情沉重，臥春藕齋，氣息奄奄，已入彌留狀態。克定（袁世凱之長子）侍疾在榻旁，袁氏召徐世昌、段祺瑞、張鎮芳（前河南督軍，秀才出身，袁世凱的表弟）三人，以備託孤寄命。徐世昌以小站練兵起家，任營務處提調，由袁一手提携，十數年後竟拜相國，段祺瑞此時為國務總理（段因模範團事，與袁父子不睦，但袁臨終之前，與段已言歸於好。——薛氏原註。）張鎮芳曾任河南省將軍，與袁為至親，當時我等皆以張五舅呼之，凡小站軍需以及袁家經濟，悉繫其手。

「是日徐世昌到得最遲，險誤大事。袁氏見徐至，輕搖其首，其意若曰：

「我已不中用了。」

「徐氏攢眉勉慰之曰：

「大總統靜養幾天，自然會好的，現有何事吩咐？」

「袁氏待欲提出繼任人選，已不能言語，良久即溘然長逝，在場諸人皆張皇失措。若按舊約法，袁總統死後，應由黎副總統繼任。若按新約法，則金匱石室之秘密，無人得知（可見得袁氏新約法金匱石室三枚鑰匙的規定，也是徒有具文

而已——筆者註）以當時情形忖度之，宜屬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袁克定則隨帝制失敗而告絕望矣。關於總統繼任人選，黎氏雖佔法理上優勢，然而段祺瑞為實力派首領，大大有望。因段氏乃北洋團體承繼人，衆意所屬，且全國戰亂未休，亟待收拾。是故黎段之間，選擇一人，當時實繫於徐相國之一言。

「克定首先發言曰：

「徐老伯身負重望，請主持至計。」

「徐略加思索曰：

「依我看，推副總統繼任，較為妥當。」

「徐氏為人素極圓滑，此時又恐段祺瑞生氣，乃轉語曰：

「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究竟怎樣？要問段總理的高見。」

「而衆目瞞段，而段不語，逾十分鐘，段始低聲發言曰：

「此時團結北洋，最關重要，我推相國繼任。」（段祺瑞分明是在表示不甘由黎元洪繼，祇是不好意思毛遂自荐。——筆者註）

「徐固辭，仍推黎元洪。如徐可謂老成謀國者矣。無何段仍躊躇不決，良久始再發言曰：

「那末我沒有意見，相國的意見，就算我的意見。」

「由此觀之，推黎繼任，甚為勉強。所以日後黎段之間，勢成水火，有由來也。」

### 段祺瑞有擁立之功

在袁世凱屍骨未寒的靈牀之畔，舉行北洋團

體最高階層會議，總算決定了以「非吾族類」的黎元洪為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由誰去通知黎元洪此一驚天動地，有如狂飈迅雷般的消息。照說爲了安黎元洪之心，免得他驚疑不定，因而臨時生變。最好是由段祺瑞去跟他打一個照面。而段祺瑞方才悶聲不響的喫了個大虧，把順理成章，手到擒來的北洋團體新首領，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拱手讓給兩年半以前由他親自「抓來」的政治俘虜黎元洪。——徐世昌、袁克定和張鎮芳，誰都摸不着他心中正是何等的氣惱與憤慨，因此誰都不便啓齒提及。僵到後來反倒是段祺瑞主動的要去一趟瀛台，見一見黎元洪，他親自打電話召來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黎元洪和段祺瑞的這一次「仇人見面」，袁家二姑爺薛觀瀾也有生動雋永，而且頗具權威的記載：

「會談既竣，段祺瑞即以電話召來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命其同車赴瀛台見黎副總統。段氏坐在車上，一路沉默不語。張國淦因不知此事之經過，亦不敢出聲。既抵瀛台，黎氏出迎。段氏等進入客廳後，黎元洪木雕泥塑般坐於主位，段張分坐兩端。主人不開口說話，客人亦不啓齒，呆坐若干時，段祺瑞忽起立向黎氏三鞠躬，黎亦茫然答禮。禮畢，二人亦同原坐。坐定之後，三人仍不開口。此幕啞劇約費半句鐘，段氏始起身，向黎元洪半鞠躬告退，黎起身送客如儀。」

薛觀瀾緊接着又說：

「上述情景，確實滑稽可笑，但事有蹊蹺，雙方皆非故意，惟因此更加深黎、段雙方之誤會，却係事實。黎氏無應變之才，彰彰甚明，呆滯

一至如此，如何能勝元首之任？段祺瑞則目無黎總統，根本看不起黎元洪。加之袁世凱之死，段氏不但內心難過，且認為袁氏死訊，在黎氏聽來不啻為喜訊，故段氏偏不肯說出：『袁大總統死了』這句話。繼任之事，更無從談起。至於國務院中，是日已大起騷動，因北洋派全體主張推段氏繼任總統，不得已而求其次，則推徐世昌，以為緩衝，萬無拱手讓黎元洪繼任總統之理。幸段氏能恪守前言，不受蠱惑，勉強演此一幕啞劇。然其中心快快，殊無法自制。」

但在當時却另外有一種說法，袁世凱死的時候，曾經說明白了國事任黎元洪、段祺瑞為之，僅以家事及喪葬，託付徐世昌。所以後來徐世昌一查袁世凱的私產，約值兩千萬元，其中由於帝制議起，籌安會成立，袁克定以袁世凱的私財三百萬元，撥給籌安會和大典籌備處去辦「大事」，截至袁世凱宣佈取消帝制前，袁克定因為「辦大事」經費不充，超出預算，竟陸續續的開支了七百萬元之鉅。這一筆大公子因「公」開出來的虧空，還是由徐世昌出面，請北洋系的財閥如梁士詒、周自齊等設法予以彌補，補足了二千萬元之數。方始由他做主，替袁世凱的妻妾子女分了家的。這個說法屬實，則袁死黎繼，似乎連袁世凱自己都認為是勢必出此，理所當然的了。其後另有一說，則謂袁世凱之死實在六月五日，死後北方要人以布置未妥，秘未發佈。其時謬說紛起，有主張復辟者，有主張以袁克定繼任者，有主以段祺瑞繼任者，徐世昌以北京秩序，惟段祺瑞有維持之可能，須聽段氏主張；段主依約法，

以總統名義與黎，而自負政治上一切責任，遂定議。段因往黎宅，勸黎出，黎初以無力維持秩序為言，段謂：

「公出，北京秩序，祺瑞當一人負責。」

黎始允，乃發喪，草袁氏遺命。」其遺命口氣儼若帝王臨崩之遺詔，其中有語云：

「不意感疾，浸至彌留，顧念國事為重，寄託必須得人。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

### 美日協助北京脫走

以上三種說法截然不同，其實，當年段祺瑞繼袁世凱而為北洋團體的領袖，既擁有雄厚的實力，又復甩掉了袁世凱陰謀竊國帝制自為，失敗後又戀棧不去，遂為國人羣相斥罵指責的那個大包袱，在北洋系武人政客看來，根本就沒有把副總統黎元洪抬出來的必要，乾脆由段祺瑞更上一層樓，不就結了。而段祺瑞之終於勉予維持法統，顧全大局，擁黎元洪繼任總統，可以說完全是由於下列的各項因素：

一、起義各省的一致堅決要求，以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恢復約法、尊重國會。段祺瑞如果強欲取黎自代，說不定帝制戰爭將會因之延長。袁世凱方死，馮國璋態度曖昧，段祺瑞尚未及着手從事團結北洋系之工作，他便不敢冒此獨力支撐南北大戰的危險。因此必須利用黎元洪，作相當

時間之緩衝。

二、段祺瑞自視過高，他始終認為黎元洪既優柔寡斷，又復為羣小所包圍，是一個扶不起来的劉阿斗，但却不失為一尊可資利用的傀儡。

三、由於西南方面，梁啟超所主持的進步黨，以及黎元洪的左右，都在竭力設法，希望能使黎元洪逃出北京，脫離北洋軍閥的羈絆，到上海或昆明去通電全國攝行大總統職權。此一計劃甚至獲得美、日兩國的支持。段祺瑞唯恐此一計劃實現，黎元洪這座偶像、傀儡即將落於敵方之手，因此不得不尊黎為總統，而以自己掌握實權，直接予以操縱。

計劃使黎元洪逃出北京，早在唐繼堯首義，討袁護國之役初起之際，即已有人付諸實施，而且幾乎成功，這也是當年的一大秘辛。暗中策動此一行動的，大部份是黎元洪左右的湖北老鄉，包括黎元洪的兩位秘書，郭泰祺和瞿瀛；（郭泰祺氏曾在抗戰時期出任我國駐英大使、外交部長），湖北籍的參議員劉成禺、辛亥開國元勳鄧玉麟、安徽籍的參議員何雯和汪彭年，他們希望把黎元洪救出北京城，秘密南下主持護國討袁。於是郭泰祺和何雯經由日本東方通訊社駐北京支社長井上一葉的介紹，和即將返國述職的日本駐華公使小幡西吉見過了一面。郭泰祺等要求小幡從中協助，讓黎元洪順利逃出虎口。小幡因為日本政府正在翻臉不認前賬，多方杯葛袁世凱稱帝之舉，自然一口應允。不過，他提醒郭泰祺等，英國公使朱爾典一向跟袁世凱沆瀣一氣，所以這個大膽計劃千萬不能向英方透露，同時他又自告

奮勇，願意代向美國駐華公使密商，使用美日雙方的力量，或許可能順利完成此一計劃。

小幡公使在當天就和美國駐華公使接過了頭，他迅即通知郭泰祺，美國公使深願全力協助，並且提供了穩妥可行的辦法。利用下週美國在北京東交民巷駐軍三百人換防的機會，祇要郭泰祺等能够把黎元洪送上美軍專車，美方即可保證黎元洪安全離京，再在美方保護之下送黎元洪到他所願意去的地方。因為，北京軍警無權，同時也決不敢於搜檢美國軍用專車的。

郭泰祺等幾度密議，又跟小幡公使商量好了，黎元洪逃離北京城，危機四伏的行程一共分為三段。第一段，將黎元洪的住處和他副官劉鍾秀兩家合用的那道牆打通，讓黎元洪神不知鬼不覺的從自家後院進入劉家後院。然後，井上一葉親自駕駛一輛借來的同仁醫院救護車，推說劉鍾秀得了急病，送入同仁醫院去診治。其實呢，裝病的劉鍾秀却正是副總統黎元洪。

第二段，由井上一葉護送黎元洪，從毗隣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同仁醫院，直抵美國駐華公使館。這一段路，因為中國軍警根本就不准踏入東交民巷一步，所以絕對安全無虞。第三段即以小幡公使親自陪同黎元洪登上美國使館運兵專車，直入租界，然後搭乘外輪，自此龍游大海，魚躍于淵，黎元洪就可以結束被幽禁兩年有餘的痛苦歲月了。

計劃訂得非常之縝密，可感的是美日兩國公使熱心已極，面面週到。小幡自動表示願在日本正金銀行樓上深居簡出，守候一個星期，專等護

送黎元洪到天津。美國公使建議所有黎元洪的相關同鄉，幕僚和參與秘勿的人員，在黎元洪一家離去後分別遷入東交民巷美日兩國使館，然後由美日使館分批護送離京。

### 床頭人出賣機密記

一切都按照原訂計劃順利進行，劉鍾秀託詞先期將他的家眷送走，單身一人留下準備和黎副總統一道逃亡。——出走的時間也定好了某一個星期日的深夜二時。當時小幡公使已在正金銀行匿居了整整六天。星期六，先一日的下午六點鐘，郭泰祺氣急敗壞的趕到南橫街汪彭年家，那裏是「黎副總統出走計劃」的執行總部和聯絡處。當時只有劉成禺在，郭泰祺劈頭就告訴他說：

「副總統出走的計劃全盤敗露，如今府邸四週軍警密佈，副總統再也走不成了。」

劉成禺大喫一驚，忙問：

「你知不知道，計劃是怎樣敗露的？」

「瞿秘書方才緊急通知我，」郭泰祺有條不紊的說：「他說是二夫人把計劃告訴了湖北交涉員胡朝棟，胡朝棟馬上就向楊士琦告了密。」

「消息確不確實？」

「千真萬確。」

這一着確是參與密勿諸人所萬萬料想不到的，所謂二夫人，正是黎元洪的愛妾黎本危。她怎可能出賣黎副總統，葬送黎元洪逃出虎口的唯一機會，不二伴遇？瞿瀛的說法不僅使劉成禺心生疑惑，連郭泰祺定神一想也覺得事情不太可能。於是劉成禺鼓勵郭泰祺再冒一次險，以副總統

府秘書的身份，通過嚴密監視的軍警盤查，進副總統府去當面問聲黎元洪，這件事的內情究竟如何？

郭泰祺如願以償的見到了黎副總統，黎元洪憤慨莫名的自承他已經查明事實真象了。湖北交涉員胡朝棟的太太和黎本危是結拜姊妹，手帕交，經常到副總統府探望黎本危，兩個小姊妹親親密密無話不談。這胡朝棟在北京做官走的是楊士琦的門路，而袁克定——楊士琦正想在黎元洪左右安排一條眼線，偵伺黎元洪的一舉一動，隨時向楊士琦、袁克定提供情報。袁克定便命楊士琦備了價值兩萬元的珠寶，透過胡朝棟夫婦送給黎總統的如夫人。那黎本危原是青樓出身眼眶子淺，怎曉得政治場合角逐的輕重厲害。她收下了這筆重禮，一直由於無可奉告而心懷內愧，那一天黎元洪命她收拾細軟準備出走，她竟把這個關鍵重大的機密傳了過去。楊士琦立刻轉知袁世凱的特務頭子軍政執法處長雷震春。黎元洪的宅邸附近即密佈軍警，如臨大敵。

黎元洪坦然自承床頭人出賣他的經過，內心當中當然是抱愧萬分，痛苦已極，他的真誠坦白使冒險出力奔走的人不忍對他埋怨責備。郭泰祺再三的問明白了一點，黎元洪確實不會向黎本危洩露過參與秘勿者究竟是誰？看起來他們不可能會有什麼危險，一件令人遺憾之至的大事，就此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黎段本來就是勢不兩立的冤家仇敵，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後，這兩個人的結合，純粹是為順應外在情勢之需要，雙方矛盾重重，敵意

甚深，凶終隙末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誠如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樹錚之哲嗣徐道鄰博士之所謂者：

「……不想這個結合，非常不幸，不但使二人很快的變成了誓不兩立的死對頭，而且替國家帶來了一場大災害。」

徐道鄰博士所謂的：「使二人變成誓不兩立的死對頭」，以及「替國家帶來了一場大災害」，是即自民國五年引發之府院之爭空前大政潮，全部經過詳情，內中秘勿，已在本誌七卷四期至七卷六期張谷著的「段祺瑞、徐樹錚與孫洪伊」一文中，揭露無遺，此間當不再重複。

黎大總統勉強幹到了民國六年七月終因北洋督軍團之叛，張勳復辟，被迫棄職逃入日本使館，七月十四日，他栖栖皇皇，由日本駐華公使館遷回府學胡同私宅，通電辭職，聲明不再過問國事。他在北京私邸住了一個半月，八月二十八日，他挈眷從北京到天津，那時候他在天津也置得有產業了，從此息影津廬，杜門謝客。有一天，他把袁世凱的二姑爺薛觀瀾找了去，告訴他說：他閑得無聊，靜極思動，想要做生意了。他侃侃然的發表其「做生意」的抱負：

「我早就有提倡實業之志，以提倡實業而與各界聯絡。所以我辦實業並無牟利的私心，祇求保得住本錢，就很够了。」

### 專做不賺錢的生意

薛觀瀾問他，究竟要做什麼樣的生意，辦那此種實業？黎元洪眉飛色舞的一答，他那個計劃

可真是相當的大。

原來他要跟一位名叫華克的美國人，合辦一家「中美實業公司」，總公司設在北京城，由黎元洪自任董事長。他那家中美實業公司的股東陣容，在當年亮將出來誠足以驚人。副董事長是蒙古王却塔旺布里加拉，他以其私有的廣袤無限，任由開發的大筆土地作投資。董事名額中美各半，中國方面的董事有民六復辟主角，長江巡閱使、辦帥張勳、奉軍第二十八師師長，早年和張作霖一字並肩的馮麟閣、陝西督軍馮玉祥、還有蒙古王公六七位，各省省長好幾個，公司以前直隸都督王芝祥為總裁，前清四川總督王文韶副之，前清山東巡按使高某為總稽核。黎元洪說：他想借重薛觀瀾精通洋文的長才，請他擔任這家大公司的總文案。

當時，二十四歲的薛觀瀾很誠懇坦率的告訴這位姻伯大人說：

「經營企業，非同官署衙門，牟利之心不可無，壟斷之事則不能做。吾公地位崇高，曾經為一國之元首，須知人言可畏。」

黎元洪不以為忤，表示贊可，他覺得自己既無牟利之想，以辦事業裕國利民，那就此心可質天日，無可非議。公司大張旗鼓的辦起來了，先做進出口貿易，輸入汽車電料，輸出大豆豬鬃，尤且在西北屯田植林，大展鴻圖。這個中美實業公司因為陣容太強，來頭奇大，連美方的華克在內全是政界名流，統兵大員，做生意買賣未能當行出色，因而連年頗有賠累。直到民國十三年公司拖不下去了，宣告結束。結算之餘，各股東裏

以黎元洪和華克損失不貲，美國股東覺得過意不去，在股東會上提出願以新式汽車七輛，作為黎元洪巨額虧損的補償。黎元洪落落大方，他當場加以婉拒。

就在創辦中美實業公司之後不久，又開設了一家震義銀行。震取「震旦」——支那譯音，亦即中國之義，頗有「中義銀行」的意味。震義銀行亦以黎元洪為董事長，張勳、楊壽枏任副董事長，總裁劉友常，是張勳的親信幹部。據說黎元洪在震義銀行每次開董事會時，頗有自知之明，他總是危坐一端，從不發一言，置一詞，或者有所畫策。人間既然是自己要當的董事長又何必再作泥菩薩？他的回答則是：

「我實在是外行，所以不便開口說話。」

其他經營或投資的事業還多，却是泰半因經營不善而告失敗。他的投資僅有山東嶧縣的中興煤礦和鹽票上能够賺錢，這兩筆利潤的收入後來成爲他主要的經濟來源。黎元洪爲人向來坦蕩直率，胸無城府。薛觀瀾批評他：「性澄爽，樸重端密，兩目雖無威稜，却逗人好感。眉際有痣，實爲貴徵，掌似硃砂，宜其多金。然黎木僅少文，學欠涵養，故胸無城府，惟知鞏固其魁柄，大言炎炎，有時差而無實際，人或反唇相稽，彼亦不爲以忤。黎之性格易於衝動，故鄂人孫發緒，僅以應對稱旨，倏從縣知事擢升省長，此非用人行政之正道也。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信其然歟！」

(未完待續)